

宋瑾文集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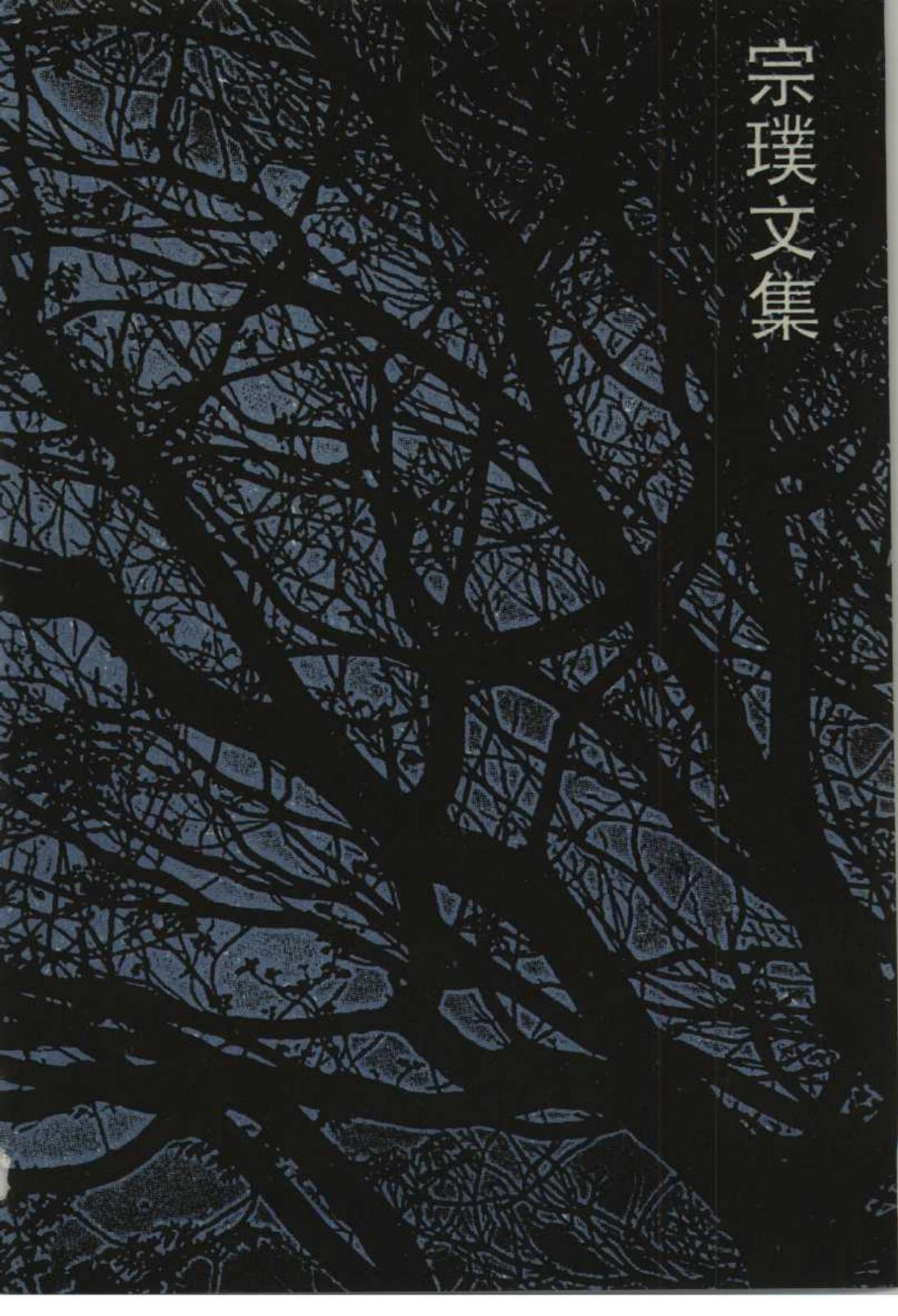
答问：为什么写作

代自序

- 写小说 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歷史
- 写散文 不然对不起流淌在胸间的一般感受
- 写童话 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象
- 写短诗 不然对不起耳畔变化的音符
- 我写 因为我有
- 我爱 因为我爱

华艺出版社

宗璞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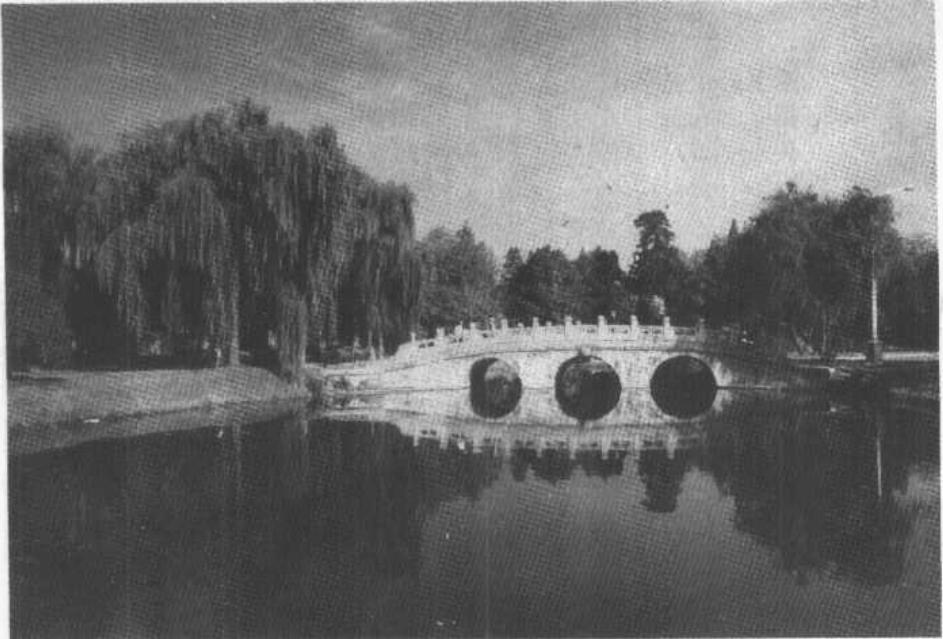


摄于六十年代初



我的家人

(右后立者为胞弟钟越)
约摄于 70 年代初



有桥连着呢



三松堂小径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

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的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五十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该是中国的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

做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做为出版者、做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彩，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做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行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答问：为什么写作

——代自序

写小说 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写散文 不然对不起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

写童话 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象

写短诗 不然对不起耳畔琤琮变化的音符

我写 因为我有

我写 因为我爱

(原载 1986 年 4 月 12 日《文艺报》)

第一卷说明

此卷收散文九十六篇。其中大部曾编入《丁香结》、《宗璞散文选集》、《铁箫人语》等散文集。

我的写作，自散文始。那是一九四三年，我的一篇关于滇池的散文在昆明一家刊物上发表，署名“简平”。刊名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发黄发脆的纸。当时我为自己撰有一联：“简简单单，不碍赏花望月事；平平凡凡，自是顶天立地人。”语句幼稚，意思存焉。五十年来，屡经改造，初心未灭。

九十六篇文字，分为六类：记人，记境，记国内、国外之游，记事，以及序跋。除序跋外，各类前以一篇题目统之，希望对阅读有些方便。

文章在这里，慢慢读罢。

宗璞

1995年3月

一、“花朝节的纪念”

目 录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波	(1)
答问：我为什么写作——代自序	宗璞	(1)
第一卷说明.....		(1)

一、“花朝节的纪念”

柳信.....	(1)
水仙辞.....	(5)
哭小弟.....	(9)
霞落燕园	(15)
九十年华诞会	(21)
忆旧添新	(26)
小东城角的井	(28)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31)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36)
心的嘱托	(42)
三松堂断忆	(46)
悼张跃	(52)
星期三的晚餐	(55)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60)
京西小巷槐树街	(66)

《丛竹间燕园的家书》读后	(69)
花朝节的纪念	(72)
今日三松堂	(79)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81)
道具	(86)
梦回蒙自	(89)

二、“我爱燕园”

一年四季	(93)
暮暮朝朝	(96)
热土	(100)
湖光塔影	(104)
废墟的召唤	(109)
萤火	(113)
紫藤萝瀑布	(117)
丁香结	(119)
秋韵	(121)
我爱燕园	(124)
燕园石寻	(128)
好一朵木槿花	(131)
燕园碑寻	(134)
燕园树寻	(139)
报秋	(143)
燕园墓寻	(146)
燕园桥寻	(150)
送春	(153)
松倡	(156)
促织，促织！	(160)

三、“三千里地九霄云”

山溪

——小五台林区即景	(163)
西湖漫笔	(165)
墨城红月	(169)
爬山	(172)
鸣沙山记	(177)
三峡散记	(180)
岭头山人家	(186)
三访鳌滩	(189)
热海游记	(192)
孟庄小记	(195)
养马岛日出	(202)
三千里地九霄云	(204)

四、“他的心在荒原”

澳大利亚的红心	(209)
不要忘记	(215)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219)
羊齿洞记	(228)
潘彼得的启示	(232)
奔落的雪原	
——北美观瀑记	(237)
没有名字的墓碑	
——关于济慈	(242)
写故事人的故事	
——访勃朗特姊妹故居	(246)

目录

他的心在荒原

——关于托马斯·哈代	(251)
在黄水仙的故乡	(258)
看不见的光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261)
安波依十日	(265)
彩虹曲社	(272)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275)

五、“风庐茶事”

绿衣人	(279)
送黎遄	(281)
冬至	(283)
恨书	(285)
辞行	(288)
三幅画	(292)
酒和方便面	(295)
卖书	(299)
风庐茶事	(302)
读书断想	(305)
从“粥疗”说起	(307)
猫冢	(310)
偶感	(314)
客有可人	(316)
药杯里的莫札特	(321)
风庐乐忆	(324)
书当快意	(327)
一点希望	(332)

六、序跋

- 《宗璞小说散文选》后记 (333)
《风庐童话》后记 (335)
未解的结
 ——《丁香结》代后记 (338)
吴宗蕙《中南海之恋》序 (340)
《宗璞》后记 (342)
序钱晓云《飘忽的云》 (343)
致法国读者
 ——为法译小说集《心祭》而作 (345)
《先燕云散文集》跋 (346)
找回你自己
 ——《燕园拾痕》代自序 (348)
《铁箫人语》题记 (350)

柳信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复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浅，这样轻，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的、明亮的雾。我窗前的一株垂柳，也不知不觉在枝条上缀满新芽，泛出轻浅的绿，随着冷风，自如地拂动。这园中原有许多花木，这些年也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斧钺虫豸之灾，只剩下一园黄土、几株俗称瓜子碴的树。还有这棵杨柳，年复一年，只管自己绿着。

少年时候，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兴高采烈，觉得欢喜极了，轻快极了，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曾在中学作文里写过这样几句：

嫩绿的春天又来了
看那陌头的杨柳色
世界上的生命都聚集在那儿了
不是么?
那年轻的眼睛般的鲜亮呵——

老师在这最后一句旁边打了密密的圈。我便想，应该圈点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那碧玉妆成、绿丝绦般的杨柳。

于是许多年来，便想写一篇《杨柳辩》，因为历来并不认为杨柳是该圈点的，总是以松柏喻坚贞，以蒲柳比轻贱。现在呢，“辩”的锐气已消，尚幸并未全然麻木，还能感觉到那柳枝透露的春消息。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这座庙座落在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山上蓊蓊郁郁，长满了各样的树木。一条歪斜的、可容下一辆马车的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上。路边满是木香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花墙上飘着垂柳，绿白相映，绿的格外鲜嫩，白的格外皎洁。柳丝拂动，花儿也随着有节奏地摇头。

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叉，总是长满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大半年绿阴阴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残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昆明的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也不动。“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小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作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抬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我们掘了浅浅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